

逍遙園文化資產的保存歷程

撰文／國立高雄大學建築學系教授暨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主任 陳啓仁

前言

不同階段中文獻與事證的逐漸出現，持續衍生了研究推斷的新進度外，加上不同資源的挹注，把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的保存分成了幾個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有時看似獨立，卻又都是環環相扣，密不可分。本文嘗試以時間軸的記事方式，對於逍遙園的保存，呈現其不同階段在保存者眼中的多元面貌。逍遙園除了在保存的歷程十分多元精彩外，期間引發的臺日交流與對傳統臺灣文化資產保存修復的省思，也在這過程中沉澱為全民的社會與文化資產了。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壹、從都市遺珠到文化資產

2003 年 11 月 13 日，《中國時報》刊登了一則以「日皇室別墅，流傳半世物語」為標題的新聞，是逍遙園正式經媒體披露的第一次紀錄。2004 年 12 月曾駿文在《高市文獻》第十七卷第四期發表了〈新興區日本皇族別墅之探討與訪談〉，是描寫逍遙園建築的第一篇正式文獻。之後，逍遙園成為都市裡的傳聞，除了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外，逍遙園的故事被零星討論著，並沒有明顯的進展，直到 2008 年。在國防部因執行眷改條例之背景下，被「行仁新村」包圍的逍遙園建築本體面臨存廢的危機，而正式地浮出公共的討論議題，許多來自學界，媒體界及民間的倡議露出了保存的曙光。2008 年透過高雄市文化局的現勘後的決議，促成了初步調查研究工作的開展。

初期的調查研究，由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教師陳啓仁擔任執行單位的主持人，當時參與的助理皆為國立高雄大學的研究生，計有黃朝煌，陳威全與林宜瑩等三位。由於缺乏第一手的資料，初步的研究重心除了透過現場的調查釐清逍遙園的身分外，其周邊「行仁新村」的空間條件與變遷過程，也是團隊討論的重點議題。其時，逍遙園建築本體周邊還被許多住戶包圍著，但建築內部雖已無人居住，但現場遺留的傢俱，用品及彷彿住戶昨日猶在的生活痕跡，卻處處讓人驚訝，建築中更有著許多我們陌生的細節，面對一座身分尚且模糊的建築而言，團隊有十分著急於揭開謎底的焦慮。2009 年，國立高雄大學都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研究生黃朝煌，以〈日治晚期高雄市大谷光瑞的逍遙園之源流與建築構成〉，完成了以逍遙園為題的第一篇學術研究論文。2010 年 1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公告登錄「逍遙園（起居空間）」為歷史建築，當時登錄的範圍（圖 1）及登錄理由如下：

逍遙園具有日式建築美學特色，且富含歷史文化價值，惟建築本體現況毀損嚴重，基於後續修復經費，技術及再利用活化之整體考量，將「家庭起居區塊（含樓梯走道出入空間）」局部登錄為歷史建築，其範圍劃設則涵蓋建物全部，以保留未來彈性發展之各種可能，引導朝向更大的活用空間。

從公告的文字看來，當時對於逍遙園仍處於國防部管有之處境，及對於建築本身之瞭解程度尚待持續加強的兩大背景之下，只以有限的西南面起居空間為歷史建築登錄範圍，實為權宜之計。

位於高雄市新興區六合一路 55 巷內（範圍如圖斜線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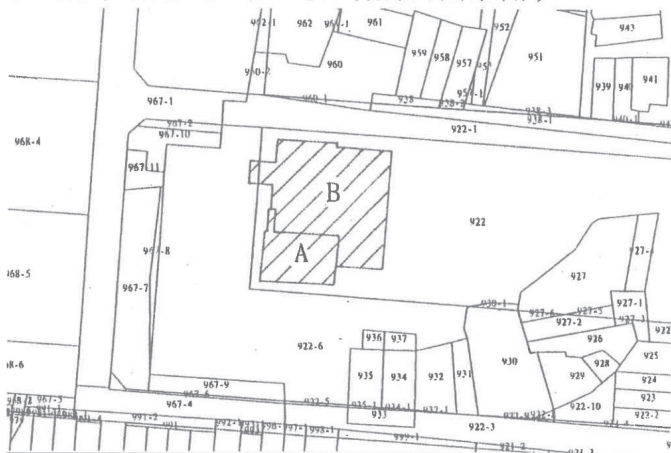


圖 1 2010 年逍遙園歷史建築登錄範圍（A 與 B 斜線處）

圖片來源：高市府文二字 990005204 號公文附件，高雄市政府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逍遙園（起居空間）。



貳、曙光乍現～與日本交流的第一階段

2011 年是逍遙園調查研究的一個轉捩點。加藤斗規先生是最早聯繫國立高雄大學研究團隊的日籍人士。加藤先生身為龍谷大學校友，與許多西本願寺教友一樣，對於教派內的傳奇人物，也是精神領袖的大谷光瑞，投入相當的心力從事各種資料的收集與分析。創建於 1639 年的龍谷大學是西本願寺教派附設的第一所學堂，前身為「西本願寺學寮」，現在已經是日本關西八大著名私校之一，在佛教學與西域學的領域更是世界一流。¹ 2011 年 8 月 16 日，筆者收到了來自加藤先生的一封電子郵件，提到希望與臺灣的逍遙園研究團隊交換資料與交流。加藤先生是最早提供團隊逍遙園舊影像（來自日治時期的繪葉書，即明信片）的友人，也因為這批照片，讓逍遙園的原貌得以被揭露，對於後續的研究堪稱是關鍵性的里程碑。其中，最讓人興奮的是，看到了逍遙園完工後的西北面與東北面的樣貌（圖 2、3）。



圖 2 逍遙園正面（西北角）

圖片來源：加藤斗規提供。



圖 3 逍遙園背面（東北角）

圖片來源：加藤斗規提供。

隨後，日本新潟大學教授柴田幹夫先生，也是龍谷大學的校友，原本就是研究大谷光瑞國際活動，有關布教史與近代史的專家學者，在 2012 年 11 月 6 日以電子郵件回覆國立高雄大學專案助理黃朝煌的訊息，也談到了希望於 2013 年來臺參訪逍遙園的意圖。

1 中文百科，〈龍谷大學〉。網址：<https://www.newton.com.tw/wiki/%E9%BE%8D%E8%B0%B7%E5%A4%A7%E5%AD%B8>。

柴田教授致力於大谷光瑞的相關研究，著有《大谷光瑞和亞洲》、《興亞揚佛：大谷光瑞與西本願寺的海外事業》等書，俟後主要的許多日籍友人的鏈結，都有賴於柴田老師的牽線與媒合，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菅澤茂建築師，工學院大學畢業校友，是透過柴田教授結識的日本一級建築士。菅澤先生曾擔任京都文化財保存修理技術者上級（元京都府教育庁文化財保護課專門幹），修復文化財的經驗十分豐富，參與案例包括：京都西本願寺御影堂修復、京都東本願寺阿彌陀堂修復、京都東塔修復、京都三十三間堂修復、京都知恩院修復、京都清水寺修復等，其中不乏世界遺產、重要文化財與國寶。菅澤先生也是一路陪伴逍遙園的調查研究到修復設計的日籍顧問，對於建築形式與材料工法的解讀，有重大貢獻。他在逍遙園的修復工程開始前後，扮演著重量級建築顧問角色，由於逍遙園有許多許多過往我們陌生的建築元素（式樣、柿葺、網代等），都有賴菅澤建築師的說明以及對修復大樣提出建議。

2013 年 3 月 17 日，加藤先生、柴田老師與菅澤建築師，與其他日籍友人第一次來逍遙園參訪（圖 4），除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外，也提供了許多建議與想法給研究團隊，大幅加速了調查研究的腳步。同年 10 月，逍遙園研究團隊也赴日參加大谷光瑞相關的研討會，同時造訪了西本願寺、飛雲閣與二角龍藏先生（圖 5、6）。2014 年 2 月 28 日，柴田老師再組織了一行共十人（還有菅澤茂，加藤斗規，足立沙織，大田黑彩奈，應雋，大澤廣嗣，岩田真美，二角龍藏，加藤智子）抵臺參訪逍遙園（圖 7），同行者最特別的是邀集了當年協助大谷光瑞的工匠——二角幸次郎的兒子二角龍藏，與其孫女加藤智子女士。二角幸次郎在 1939 年抵臺協助逍遙園的建造，1941 年離臺返日，對於年幼的二角龍藏而言，



圖 4 2013 年 3 月 17 日日籍友人造訪逍遙園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5 2013 年造訪京都飛雲閣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6 2013 年造訪西本願寺與會見二角龍藏先生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7 2014 年二角龍藏先生來臺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8 2014 年二角龍藏先生在逍遙園現場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在高雄的逍遙園是一座父親為大谷光瑞打造的建築，既神秘又遙遠。2014 年在逍遙園的參訪時，終於可以一償宿願。在逍遙園的現場中，二角先生除了看到了他父親的作品外（圖 8），也解答了他自年幼以來的一些想像及疑惑，祖父的作品與到場的父女，交織成一幅感人的畫面，令人動容。這次日人的參訪也引起了臺灣媒體的焦點，《中國時報》曾在 2014 年 3 月 2 日以「日人追憶父 探訪逍遙園」為標題，報導了這個新聞（圖 9）。

中國時報 104 年 3 月 2 日 第 2 版

日人追憶父 探訪逍遙園

連冠寧／高雄報導

歷史建築「逍遙園」舊年的工程監造者二角幸治郎兒子二角龍藏昨天上午首度到場參訪，83 歲的他曾經來台找過父親的建造足跡未果，直到近日得知「逍遙園」還矗立在新興區信義國小後方，特地與女兒從京都來台參觀。

二角龍藏離開從前的舊照片，細數從前與父親相處的時光，他說，父親擅長寺院、神社建造，因為受到大谷光瑞賞識，受邀來台監工建造別邸，他永遠記得父親當時出門工作那堅毅又驕傲的背影。

他說，離家一年多，父親偶爾會寄一籠子的旗山香蕉回家，有時也會寄照片向家人訴說思念。父親從未向家人喊過辛苦，甚至還說能幫大谷光瑞造房子是一種榮幸。他很慶幸能第一次親眼看到父親的心血傑作。

昨天上午二角龍藏偕同女兒、逍遙園研究學者柴田幹夫、文化財保存建築師管澤茂等 10 人來台探訪逍遙園，大家在殘破不堪的瓦礫堆中努力挖寶，從客廳、臥房一路走到往昔的玄關，二角龍藏指著由木片編織成的天花板說，這些都是父親的心血啊。

大谷光瑞是日本已故貴族，他在海內外別邸有 11 座以上，但包括神戶二樂莊、上海無憂園、大連浴日莊、爪哇環翠山莊均已消失，高雄逍遙園是他目前僅存的一座別邸，建於 1939 年，是當時新興區（大港埔）第一棟建築。



二角龍藏在女兒陪同下，到父親二角幸治郎監造的「逍遙園」參觀。（連冠寧攝）

圖 9 媒體報導二角先生父女來逍遙園

圖片來源：摘自《中國時報》2014 年 3 月 2 日 B2 版。

二角先生後續也提供了第二批的逍遙園舊照片，其中蘊含許多令人興奮的新線索。包括二角先生的多張留影，逍遙園學生與工人，及逍遙園多個角度的影像，讓逍遙園的輪廓愈形清晰（圖 10、11、12）。

同年 7 月 29 日也還有西本願寺龍谷顯真會山本隆俊議長等一行來訪，說明仍有許多日籍人士慕名而來的狀況（圖 13、14）。



圖 10 二角幸次郎（居中者）在逍遙園二樓留影
圖片來源：二角龍藏提供。



圖 11 逍遙園正面
圖片來源：二角龍藏提供。



圖 12 大谷光瑞的學生們在逍遙園東面留影
圖片來源：二角龍藏提供。



圖 13 西本願寺龍谷顯真會來訪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14 西本願寺龍谷顯真會訪查逍遙園內部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15 岩佐先生在京都接受訪談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16 岩佐先生指認舊照片中的逍遙園學生們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在 2013 年的日本京都交流之行中，特別值得一書的事是團隊見到了大谷光瑞的學生岩佐博男先生。見到岩佐先生是在 2013 年 10 月 4 日下午，在京都的市區，由柴田教授引介約定的。大家一起在中華料理用餐後，當時已逾 90 高齡的岩佐先生精神奕奕的接受訪談（圖 15）。岩佐先生是大谷光瑞的門生，也是迄今少數在世曾在逍遙園生活過的人。最大的收穫是請岩佐先生指認一張逍遙園舊照（圖 16），令人訝異的是岩佐先生居然幾乎全數可以辨認出照片中的學生們，從他冷靜地開始認出昔日同伴到停筆下來短暫靜默後，唏噓地說，他們都不在了……此景令人動容不已。

參、民間能量的匯集與文資身分的確立

在 2008 年 7 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指定「逍遙園」為暫定古蹟後，同時開始委託國立高雄大學執行「高雄市新興區日本皇族別邸逍遙園基礎調查」計畫，為學術單位針對逍遙園進行文資調查的開端。直至 2010 年 1 月 26 日，高雄市政府公告登錄「逍遙園（起居空間）」為歷史建築，也是逍遙園具備文化資產身分的開始。

逍遙園雖然局部被登錄為歷史建築，但是建築定著範圍之土地權屬及管理機關仍為國防部，初期，市政府文化主管機關能介入之程度有限，而各方對於逍遙園的文資保存發展仍感力有未殆，在眷改進度的進行中，逍遙園是否會因土地的處分而遭受拆除或毀損，讓民間充滿了危機感。2011 年 11 月 20 日，一名國立高雄師範大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的研

究生徐敏思，以「如果它是一個人」的行為藝術，大膽地以全裸的方式演出，表達自己將逍遙園建築擬人化的訴求，將自己身上掛滿黃色的疏文，並要參與的人逐張地撕掉，象徵殘破的歷史建築。這個行動在當時不但引起了媒體的注意，也展現了民間對逍遙園保存的殷切冀盼。2011年11月21日，《中國時報》以「搶救逍遙園 女學生裸體演出」為標題，²《自由時報》也以「國防部閒置古蹟 女研究生裸體抗議」報導了這個事件。³

2013年1月，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再次委託國立高雄大學執行「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緊急支撐及文物清理計畫」。針對逍遙園現況中，傾頹較嚴重的部位，進行緊急支撐的處理，其中，最重點的位置，在於一樓大食堂的空間，由於二樓的書齋地板結構幾乎處於全毀的狀態，因此，在其下方的大食堂中，架設了鋼管支撐系統，以防止上方物件的崩落。此次計畫同時也持續進行屋內的文物清查與清點與造冊，許多的構件都被暫存至逍遙園正面前的一座二樓磚造小屋內，這座磚造小屋原先也是「行仁新村」的一部分，在後來的修復中，為了保全逍遙園西向正面的景觀完整度，小屋還是被拆除了。

2013年，擅長以影像記錄的曾玉冰老師在網路上召集了一群高雄在地的攝影工作者，一同加入參與搶救文化古蹟的行動，成立了「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影像記錄文化志工團」，同年，曾玉冰老師分別在豆皮文藝咖啡館與新濱碼頭藝術空間，舉辦了8月10日「行仁不逍遙～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影像記錄變動中的高雄地景熱身展」及8月31日「行仁不逍遙～逍遙園與行仁新村歷史影像文件展」等活動（圖17、18）。



圖 17 「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影像記錄變動中的高雄地景熱身展」活動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18 「行仁不逍遙～逍遙園與行仁新村歷史影像文件展」活動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2 呂素麗，〈搶救逍遙園 女學生裸體演出〉，《中國時報》（2011年11月21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11121000492-260115?chdtv>。

3 楊菁菁、蘇永耀，〈國防部閒置古蹟 女研究生裸體抗議〉，《自由時報》（2011年11月21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540678>。

2014 年 1 月 16 日，透過管碧玲立法委員的召集與協調，並由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安排考察，國防部同意負責在逍遙園周邊設置防護鋼架，讓建築本體能夠免於風雨侵襲。管立委再就逍遙園之土地利用及範圍，成功協調了國防部同意以其原為公園用地之土地，與高雄市政府之商二用地調換，如此一來，既可以讓國防部的土地增值，也得以擴大逍遙園歷史建築的範圍，更能完整維護逍遙園周邊的歷史空間，堪稱創造了市府與國防部的雙贏局面。

在 2014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1 日，再次由曾玉冰老師擔任策展人，在高雄市文化中心的至真三館舉辦了「『行仁不逍遙』紀錄變動中的高雄地景逍遙園與行仁新村之影像紀錄＋歷史書寫聯展」。⁴

曾玉冰老師發起用鏡頭記錄變動中的高雄地景，廣邀各界的攝影同好，以相機為高雄文化地景變動的一刻作歷史見證的紀錄。本次活動源自於一群自發性地為高雄在地歷史與文化資產保存付出心力的影像記錄與文化工作者，成立之「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影像紀錄文化志工團」，活動展出的內容有影像記錄見證的平面影像、錄像、歷史書寫、學者座談以及觀眾互動徵件展出，希望以逍遙園及行仁新村的保存訴求為議題，擴大群眾參與並對文化資產保存的觀念有進一步的認識。

該次的活動說明如下：

在高雄市新興區大港埔，有一座隱身在高樓林立的市中心為，70 年前的日治時期的重要建築逍遙園，隱沒在高雄「行仁新村」眷舍裡，如今行仁新村已經消失，獨留逍遙園矗立其中，這段都市地景的演變隱含著從日治時期、民國初期至今有關高雄人的故事，透過一個影像記錄團隊的行動，為世人揭示一段不為人知的高雄城的歷史。「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密不可分的關聯中顯露著，逍遙園歷史建物與大谷光瑞日皇親族的歷史故事，追憶消逝的行仁新村等，這都是對高雄文化地景的重新翻閱。在這群有心為高雄這歷史文化資產保存而付出行動，其中日本學者群也提供相當珍貴的歷史照片與人文史料，陣容超過百人的協力努力下，希望透過這場完整的展出，作為拋磚引玉的文化資產保存課題的教育推廣，藉此喚起更多民眾，一起來重視高雄在地歷史與文化。

4 鹽埕校友會 (Blog)，〈「行仁不逍遙」紀錄變動中的高雄地景 逍遙園與行仁新村之影像紀錄＋歷史書寫聯展〉(2014 年 3 月 6 日)。網址：http://yc19220516.blogspot.com/2014/03/blog-post_6.html。

活動十分多元，包括：文化發表，影像藝術作品展與文化書寫等內容，參與人如下（圖 19）：

- ・文化發表：黃朝煌（逍遙園論文作者）、陳啓仁（國立高雄大學教授）
 - ・與談人日本學者群：柴田幹夫、二角龍藏、菅澤茂，翻譯：應隼
- 「逍遙園與行仁新村影像紀錄文化



圖 19 參加 2014 年 2 月 28 日活動的貴賓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志工團」展出者：

- ・影像藝術家：林育如、林子建、林育世、林于榮、黃昱升、黃裕仁、曾玉冰、張譯云、楊順發、楊世勇、潘永榕、盧昱瑞、顏明邦、李翊璋
- ・文化書寫者：王御風、陳啓仁、楊雅玲、黃朝煌、何佳臻、林子博、吳秉綸、蔡佩玲、姚銘偉、劉榕峻

2014 年高雄市政府為了抑止逍遙園建築本體在爭取修復資源階段的持續劣化，啟動了「高雄市歷史建築逍遙園緊急保護棚架工程」計畫。本計畫的設計與監造單位為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施工廠商則為金光泰營造工程有限公司。自 2014 年 10 月 10 日開工，到 2015 年 2 月 24 日竣工，共花費 138 日曆天，工程總經費之契約金額為新臺幣 6,740,407 元。

早先在 2010 年 1 月 26 日高市府文二字 990005204 號公文正式登錄逍遙園為歷史建築，此時歷史建築名稱為「逍遙園（起居空間）」時，歷史建築本體及面積：逍遙園「家庭起居區塊（含樓梯走道出入空間）」，面積 126 平方公尺，雖僅止於逍遙園的和式空間部分，但歷史建築的土地定著範圍卻涵蓋了逍遙園建築本體之全部，共計 531 平方公尺。當時的登錄理由有其階段性的背景，由於市府與國防部尚就逍遙園周邊的土地問題進行協商中，雖然登錄的範圍不完整，但在當時的登錄理由：「……其範圍劃設則涵蓋建物全部，以保留未來彈性發展之各種可能，引導朝向更大的活化空間。」文字中，可以想見主管機關預期對未來保存方向的伏筆。

2020 年 3 月 16 日高雄市政府以高市府文資字第 10930502701 號公文，第二次公告逍遙園的歷史建築內容，修正重點在於定著土地的調整。將原來的 9 筆地號，共計 4,640 平方公尺，增列 4 筆地號，土地定著範圍共計 5,320 平方公尺。

此外，在登錄理由部分，2020 年的公告中，相較於十年以前的登錄內容，也更形完備，至此，逍遙園全部建築的文資價值已然確立無疑。內容如下：

(1) 大谷光瑞為日治時期在臺推動殖產策略核心人物，逍遙園為其於 1935 年進行全臺產業踏勘調查及熱帶產業調查會後，選定高雄作為其實驗都市農園的歷史場域，也是南進殖產策略基地的雛型。

(2) 逍遙園為一座綜合教育、修行與農業推廣為宗旨，融合了多元面向與宗教藝術的文化住宅與空間場域，並包含日式傳統居室空間之建築與現代和洋折衷型態之公共空間建築。其以木構造為主之日式傳統居室空間展現傳統日式建築之特色，臥室之異國風格臥床亦反映大谷光瑞之西方遊歷經歷。現代和洋折衷空間型態之公共空間則採用芬克式鋼構桁架屋頂系統，並富含內部精緻的小木作細節及外部特色之釉面磚，其空間機能則結合接待、研習、佛堂與避難等多樣性機能，呈現一獨特罕見之建築風貌，值得保存建物全部。

(3) 逍遙園為當時大港埔（今新興區）開始發展的首要建設之一，見證了該地區之變遷，史料顯示，逍遙園不僅包含建築本體建坪 250 坪及 4,000 坪之庭園，與其相鄰二甲佔地 12,000 坪的大谷農園，亦為大谷光瑞在當時大港埔開發之範圍，皆屬園區之一部，故建物及其週邊構成完整之歷史場域空間，具有不可分割之歷史文化價值。為落實尊重歷史真實性之文化資產保存精神，維護歷史建築保存修復及再利用之完整性，並兼顧周邊相關交通及逃生避難動線之完備性，爰有變更公告土地範圍之必要性，方能營造合理之出入動線，並完備未來活化再利用之可行性，提昇都市空間之效益。⁵

肆、進入修復階段

2017 年 1 月 23 日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號 1063000940 號公文，確定了逍遙園修復

⁵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逍遙園〉，《國家文化資產網》。網址：<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historicalBuilding/20100126000001>。



圖 20 依西本願寺儀式進行之開工祈福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21 由左至右：柴田幹夫、福井孝尚、陳一信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總經費為 1 億 65 萬元，中央補助 55,357,535 元（占總經費之 55%），高雄市政府自籌 45,292,500 元（占總經費之 45%）。2017 年進入修復階段後的團隊，包括：修復設計與監造（原設計為趙崇欽建築師，現為浩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林光浩，駐地監造為麥晏誌先生），修復工程營造（正宇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工地主任為陳芳模先生，曾修復在 921 毀損的國定古蹟臺中霧峰宮保第及原日本海軍鳳山無線電信所等重要工程），工作報告書（國立高雄大學永續居住環境科技中心，計畫主持人為陳啓仁老師，助理有李欣嘉、潘妍呈、楊雁）。

2017 年 8 月 14 日是逍遙園修復工程祈福儀式，由於顧及逍遙園的歷史淵源，如何從開工儀式來探討完整的傳統日本建築營造過程，遂成為市府與團隊的第一道課題。透過與柴田教授的商討與協調，決定邀集與西本願寺有淵源的兩日本僧侶（含柴田教授本人），一位臺灣的高僧，為歷史建築逍遙園進行特殊的祈福儀式。會場的布置與祈福儀軌的內容，依照淨土真宗本願寺教派的格局進行，格外的有意義。為了布建會場與前置作業，日方提供了許多參考資訊，畢竟這樣的日式儀式在臺灣是極其少見的（圖 20、21）。三位負責祈福的僧侶多與逍遙園的淵源說明（由柴田老師提供）如下：

福井孝尚

1955 年出生於岐阜市。大谷大學大學院修了。佛教學專攻。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法盛寺住職。曾經在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式務部工作。現在為名譽侍真。其祖父福井瑞華是當年陪同大谷光瑞遊歷西方各國及中國的核心僧侶之一，其世代傳承的就是佛教儀式的主持。

柴田幹夫

1955 年出生於大阪府。龍谷大學大學院修了。博士。為國立新潟大學教授。擅長東洋史學。也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僧侶。曾經在國立高雄大學進修研究留學。柴田老師對多年來逍遙園的調查研究，帶領一批涵蓋建築，歷史與宗教等領域的日籍學者，提供豐富珍貴的資訊，可謂貢獻良多。

陳一信

現任臺中日本淨土真宗光照寺的住持，曾留日在龍谷大學研究院深造，專心研讀布教之法，亦為臺籍本願寺教派之高僧。

在當日的儀式中，由福井老師帶領誦讀一篇對逍遙園之日文表白，接著頌「正信念佛偈」，為逍遙園祈福，其間與會來賓與民眾都踴躍的上前供香祈福，全程隆重圓滿。當日的祈福儀式中，使用日文的祝禱文，原文內容如下：

敬って
西方浄土 阿弥陀如来の御前に
白して言さく
本日ここに
逍遙園修復法要の為に有縁の人々参詣いたされ
恭しく
阿弥陀如来の尊号を掲げ
懇ろに仏前を莊厳し
经典を誦誦して
逍遙園修復法要を勤修し奉る
それ惟れば
逍遙園は一九四〇年
浄土真宗本願寺派 第二十二世法主
鏡如上人 大谷光瑞伯爵によつて逍遙園を創建
創建当時
逍遙園は別荘と布教拠点に使用され

その後 教育、農業発展の莊園

牽いては經濟流通の拠点となし

タイワンの經濟に寄与

悲しき哉

諸行無常の風吹き

逍遙園は荒廢の道を辿る

しかしながら

今日 逍遙園は歴史的貢獻及び歴史的建造物として

再認識され 修復事業に致す

この逍遙園修復事業にあたり 高雄市文化局お及び高雄大学の
援助 指導

甚だ大なりき

這次特殊的開工祈福儀式，由文化局長尹立主持，立法委員管碧玲與高雄市議長許崑源及市議員吳益政，里長林明雄，以及許多地方人士都出席見證了歷史的一刻（圖 22）。這場活動也吸引了媒體的報導，例如，《自由時報》在 2017 年 8 月 14 日以「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開工 臺日祈福祝禱」報導，同日，《中國時報》也以「逍遙園開工修復 首見臺日合作祈福祝禱」的標題報導，《民報》也以「臺日祈福！高市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開工『起』！」為題報導。⁶



圖 22 參加開工祈福的來賓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6 葛祐豪，〈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開工 台日祈福祝禱〉，《自由時報》（2017 年 8 月 14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62425>。李義，〈逍遙園開工修復 首見台日合作祈福祝禱〉，《中國時報》（2017 年 8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814003111-260405?chdtv>。陳俊廷，〈台日祈福！高市歷史建築「逍遙園」修復開工「起」！〉，《民報》（2017 年 8 月 14 日）。網址：<https://www.peoplenews.tw/news/351b048c-dbc8-40af-9668-5963afbfd1a0>。

伍、與日本交流的再深化

一、臺日協同調查

2015 年以前，逍遙園的研究側重於文獻的挖掘與補遺，隨著時間的推進，在 2016 年修復設計工作啟動之後，逍遙園的研究重心開始大幅地轉向建築材料與工修復法的討論。由於逍遙園建築本體中涉及幾項臺灣過往較少有經驗的工法材料與形式，如何定義歷史的真實性，並釐清修復設計的目標內容，遂成為這個階段中最大的挑戰。2018 年 4 月 11 至 12 日，來自日本的菅澤茂建築師與岡崎灌涵（左官匠師）來到逍遙園進行第一次的臺日偕同研究交流（圖 23）。過程中與林光浩建築師及國立高雄大學調查研究團隊交換對於修復現場中的「痕跡調查」心得，並提供對於逍遙園空間涵構的推斷。交流獲致成果包括：



圖 23 菅澤茂建築師（左三）與岡崎灌涵（右一）在逍遙園進行交流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1. 菅澤建築師指出，從空間的尺度與材料的老化程度可以斷言，逍遙園的二樓書齋空間與東南角的立茶室（當時的推斷）皆明顯有使用從日本「移築」來的木料，其中舊料中有明顯不屬於為逍遙園而加工的樁卯及鐵件的跡證。
2. 逍遙園的二樓空間構成與京都西本願寺的「飛雲閣」的形式及「黑書院」的平面邏輯相似，上述兩個場域都是大谷光瑞少時成長及活動的地方，將幼時的記憶投射在晚年的空間規劃中，有其相當的可信度與吻合度。
3. 確認逍遙園現存之柿葺屋頂及多處網代天井為原始的構法，可考慮與日方的傳統匠師進行交流及傳承。
4. 逍遙園建築大量地使用傳統日本建築中的板條灰泥牆（即木榴漆喰壁）工法，有必要做詳細而正確的工法研究。

二、逍遙園修復工程之東京左官工事見習

有鑑於多年來逍遙園的調查工作無法完全以解體的方式理解，尤其是工法及材料的考證，負責監造的浩建築師事務所與負責工作報告書的國立高雄大學決定就左官工法部分，在 2018 年 5 月 4 日遠赴東京取經，透過與日本的專家交流，瞭解左官工法的重點與施作的技術。這次交流主要透過菅澤建築師與岡崎灌涵的協助，由來自東京あじま左官工芸株式會社（創立於 1921 年）提供指導與協助，會社主要業務就是新建及修復傳統寺社建築的左官工事，累積了許多豐富的文化財修復實績。左官匠師荒木孝行先生（圖 24）以完整的材料準備與示範工作，為逍遙園未來的工程品質與歷史真實性，提供了更堅實的依據與參考（圖 25）。年輕左官匠師岡崎灌涵則擔任居中翻譯，模型製作以及現場施工的協助，菅澤茂建築師也遠從京都來會合，在在都展現出日方的專業專注與對工作的熱誠。

2018 年 8 月 29 至 31 日，菅澤建築師與岡崎匠師及あじま左官工芸株式會社の負責人阿嶋一浩先生再度來臺（圖 26）。本次交流內容包括：

- ・逍遙園現場不同位置（東面露臺下方的磚柱洗石子面與二樓內部壁面及船井天井等）左官工事內容與需求；
- ・逍遙園特殊部位材料之確認（二樓市松顏色與原始基材的判斷）；



圖 24 左官匠師荒木孝行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25 左官施作示範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26 あじま左官工芸株式會社の負責人阿嶋一浩先生在逍遙園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未來臺日工匠交流項目及流程的討論。

2018 年 9 月 16 日，負責工作報告書的國立高雄大學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二會議室，舉辦了「日本近代文化資產保存經驗分享講座」。主要的來賓由日本工學院大學理事長後藤治教授領隊，同行的還有大內田史郎教授與菅澤茂建築師。工學院大學的前身為工手學校（1887 年創立），創校的主要靈魂人物之一是臺灣建築史上耳熟能詳的辰野金吾教授，工手學校出身的許多校友，也是在日治初期參與臺灣許多公共建設及都市發展的第一線技手及專家。例如著名的臺南林百貨、臺南市美術館一館（原臺南警察署）、嘉義市立美術館（原菸酒公賣局嘉義分局）及松山菸廠等許多著名建築的設計人梅澤捨次郎，就畢業於工手學校。



圖 27 後藤治理事長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28 菅澤茂建築師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29 大內田史郎教授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本次活動帶隊の後藤治理事長多年致力於歷史建築與都市的保存，主要領域在：（1）歷史建築的技術和制度的研究，（2）日本歷史建築與城鎮景觀研究，（3）日本傳統木結構建築技術研究。本次演講主題為：「歷史建造物與城市景觀保存的任務」（圖 27）。菅澤建築師則以多年文化財的修復案例，發表了「日本文化財修復經驗分享」（圖 28）。大內田教授則曾擔綱東京 JR 車站的復原設計與修復，在講座中也分享了「東京車站復原的軌跡」（圖 29），當日講座參與人數踴躍，也有熱烈的互動與交流。

三、面對面的臺日匠師交流

負責工作報告書之國立高雄大學團隊在文化局支持及修復工地單位的配合下，於

2019 年 6 月 14 日到 6 月 17 日間辦理了「臺日匠師交流」，日籍匠師帶來的觀念與衝擊，是這次活動最大的收穫，日籍匠師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傳統建築技術的材料與工法，更是完整的營造技術體系與價值觀。最有別於國內的地方在於，雖然是文化資產的修復工程，但是卻沒有充分地接續建築歷史的脈絡，換言之，過往建築中的設計理念與空間文化的解讀，以及建構文化中的風土精神與人地關係，在大多數的案例中無法被充分地關照，但最有保存價值的卻正是這些看不見的文化精神與人文脈絡。這次參與的團隊與日籍匠師均有參與過世界遺產與日本國寶及文化財修的經驗，可說是國家級的陣容。例如，兒島公司的匠師執行過京都的東西本願寺（世界遺產）、奈良法隆寺、島根出雲大社、長野善光寺（國寶）等修復工程。森博孝大工是「裏千家流」茶室傳人之一，是京都著名的大木工匠。本次擔綱左官修復來自東京的あじま左官工芸團隊，修復過文化財的案例超過 50 件，例如駿府城公園坤櫓（靜岡）、新宿御苑／臺灣閣（東京）、吉田茂邸復元（神奈川）、臨江閣（群馬）、皇居外苑旧江戸城外桜田門／全景（東京）等。總顧問菅澤茂建築師的資歷更是顯赫，国宝西本願寺阿弥陀堂、国宝御影堂、国宝知恩院三門、重要文化財知恩院經藏、清水寺三重塔、国宝高山寺石水院、東寺東大門、国宝金堂五重塔講堂等，都是他親炙過的案例。

雖然當日匠師交流的公開活動只有半日，但實質前置作業（包含現場工地指導、個別匠師訪談錄影、施工錄影與討論等）卻耗費近一年的籌劃時間，前前後後與日人至逍遙園現場開過四次討論會議（每次 2-3 天），這些前置作業的辛勞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表 1 保存技術國際工作坊交流活動項目及示範匠師

交流項目	示範日本匠師
網袋天井（木造編織天井藝術）	兒島真介（專務）株式会社兒島工務店 嘉本洋士（匠師）株式会社兒島工務店 道繁康（匠師）株式会社兒島工務店
柿葺（日式屋頂工法）材木判斷	森博孝（數寄屋大工） 中川典子（專務）千本銘木商会
左官工事（日式洋灰壁工法）	荒木孝行（職人）株式会社あじま左官工芸 岡崎灌涵（職人）株式会社あじま左官工芸
左官材料分析研究、發表	岡崎灌涵（翻譯） 半座三紗子（工學院大學學生，田村雅紀教授指導） 實澤鈴美（工學院大學學生，田村雅紀教授指導）

表 1 是本次交流的人員及內容。交流內容中很特別的是，來臺的還有兩位工學院大學的學生發表，以臺灣逍遙園的左官材料分析作為學位論文的研究成果。此外，來自京都的中川典子女士，是十分專業的銘木師，針對特殊木材的判斷，提供了寶貴的意見及權威的看法。

茲就此次臺日工匠交流的重點項目敘述如下：

1. 網代天井

逍遙園的網代天井分別出現在二樓的第一應接室，第二應接室，佛堂的出書院，以及起居空間中的座敷等四處。由於網代通常由木竹材料，透過編織手法，呈現不同的紋樣，展現藝術風格與房屋之美學品味，一般出現在有相當地位，獲重視風雅品味之民宅建築中。逍遙園發現的網代樣式有三種：二樓應接室天花板的矢羽根（やばね）、二樓大谷光瑞起居空間天花板的龜甲（きっこう）及二樓多處牆面的竹編類似石疊（いしだたみ），在國內的日式建築同時存在的多樣性與精緻度，都實屬罕見。來自日本的大工森博孝先生，看似壯碩的外表，卻很難想像他有著極為細膩的施工手法與過程。森先生演示了如何進行網代天井的放樣，如何對於網代木片做表面的處理，當然，也毫不保留的傳授的最精華的編織技術，活動進行中亦有來自於南投的王貞云、洪燕桂等資深本土工藝師的參與，也交換了寶貴的意見（圖 30、31）。

2. 柿葺屋頂

柿葺是傳統的日本屋頂工法之一，用柿



圖 30 網代天井的編織作業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31 網代工具（處理木片表面）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板鋪的屋頂，用於屋頂上的薄柿板長約 24cm，有些地方柿板最常可達約 30cm。主要用於寺社建築中。根據板的厚度分類有：

- (1) 柿葺（こけらぶき）使用厚度為 2~3mm 的薄板（蓋板）
- (2) 木賊葺（とくさぶき）使用厚度為 4~7mm，使用柿葺板厚的板（木帶板）。
- (3) 棚葺（とちぶき）：使用厚度為 10~30mm 的最厚板（底板）。

逍遙園在調查研究的過程中發現的柿葺工法，出現在東立面二樓佛間外的唐破風屋頂與西面二樓起居空間之屋頂。柿葺工法的關鍵在於：（1）在原木中取材的位置（徑向材）與過程，攸關材料的排水與耐久性；（2）柿葺的上下堆疊長度要充足，堆疊後僅露出約 30mm，以免防水出現問題；（3）傳統柿葺的固定採用乾煎處理的竹釘，鮮少用金屬釘；（4）柿葺匠師有特殊的工具與施工方式。

柿葺取材的關鍵在二把刀一支鎚，第一把長得像我們熟悉的柴刀，背厚刃利，用大型的木槌敲擊刀背，在原木斷面上劈出柿葺要用的大塊材料，第二把刀再將前述斷面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幾乎可以取到 1-2mm 左右的柿板，這個階段的取材技術難度十分高，匠師左手將砍刀固定在劈下的位置，右手槌起槌落，將斷面劈開但不完全劈斷，而是用撐開撕開的方式來處理，以保存完整的木纖維。而固定柿版的師傅則有一把奇怪的鐵鎚，將一大把竹釘含在嘴裡，快速吐出竹釘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將竹釘定位槌打，在柿板上一氣呵成（圖 32、33、34、35）。



圖 32 柿葺匠師取材加工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33 兒島公司的工匠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34 柿葺匠師施作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35 柿葺用錘子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3. 左官工程

在逍遙園的二樓，由極高比例的板條灰泥壁組成牆體與天花板，在日本稱為左官，左官工事的施作也是這次交流中大家最感興趣的項目之一，荒木先生與岡崎灌涵的師徒協同作業讓人見識到日本左官工事的精準執行過程（圖 36），工程過程中也有臺灣本地的土水匠師團隊平行作業，頗有「對場」的氛圍。荒木師徒對逍遙園室內的壁面做了複雜的處理，除了由底塗到面塗的不同調劑施作外，也用了不少的麻筋補強（圖 37），避免壁面的龜裂及脫落。而針對二樓大食堂的船底天井，則是透過高超的技法，以鏝刀旋出一朵朵如浪花的紋路，令人歎為觀止。

年輕的左官匠師灌涵一樣在工地實作部分的工程。在日本，工藝的傳承發生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中，年輕的匠人操著傳統的技法，以科學的精神，面對不同的工程問題，發揮最佳的工作效率與成果，也值得學習（圖 38）。



圖 36 左官二人作業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圖 37 壁面左官中的麻筋補強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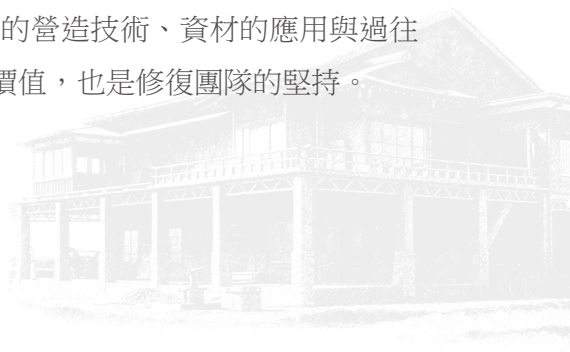
圖 38 年輕的左官匠師——岡崎灌涵
圖片來源：陳啓仁提供。

陸、省思與討論

年紀超過八十年的逍遙園有著太多元太豐富的背景與故事，在保存的過程中，更有許多值得我們行省思的議題。

一、歷史建築遺跡復原的啟發

逍遙園在修復之前的建築狀態的確不佳，從最早調查階段的 2008 年至修的 2017 年前半年，由於歷經國防部管理到局部被登錄為歷史建築的過程中，建築本體的崩壞從未間斷，因此，修復工程需要更多的細心考證，尤其在材料與工法上，力求建築本身的「歷史真實性」為最高原則。雖然在 2016 年已完成的修復設計，到了 2017 年由新團隊接續的過程中，無論是修復監造與工作報告書團隊，仍從未間斷地進行考證與反覆的討論，甚而數度赴日尋求更多的資訊與支援，回到工地再調整工法細部等等，這在過往的一般文資修復案例中應屬少見。而對於遺跡復原的意義在於，傳達正確的建築內涵與人文歷史精神，包括主人翁在時代中的思考與實踐、建築背後的營造技術、資材的應用與過往營造者的心念與創意，這些都是逍遙園修復工程的核心價值，也是修復團隊的堅持。



二、文化資產中的公民參與

遙園保存過程中誘發的民眾參與也是值得一書的課題。民間對於逍遙園的企盼，一方面驚訝於它在都市中被隱蔽的命運，再進一步得知建築與其主人翁的故事後，更激起了民間人士的保存意志。對於過程中逍遙園遭遇的土地管理、環境的改變（例如老樹的存廢）、建築的防護、以及修復資源的爭取等議題，透過自發性的「志工團」、不同的學者與學生、中央與地方的民意代表等，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與不同的能量，注入逍遙園的保存。擔任工作報告書的單位，也在修復工程的中後期辦理了許多公共性活動，包括：有專業導覽的工地開放週、「日本近代文化資產保存經驗分享講座」、以及臺日匠師交流等開放性活動，也將原本生硬的公共工程注入了公民參與的精神。逍遙園在保存的過程中或有緊張與憂慮，或有衝突與矛盾，但文化資產保存本就是一個動態的社會工程，所有的努力與付出，終將一點一滴地匯聚成具體的成果。

三、日本修復技術值得取法的經驗



逍遙園在保存過程中得到在於日本方面的諸多協助，也是少有的因緣際會，尤其是從調查到修復工程等各階段，包括日本對於文資保存科學的重視，以及匠人們對於修復工程的要求與專注，都是值得臺灣學習的項目。在保存科學部分，例如逍遙園的木料鑑別與木構件的痕跡調查，透過日籍顧問的建議與提醒，團隊做了顯微紀錄，對於左官工法中的色料與骨材，日本的專家透過結合學術研究的方式，成功地把科學的質化與量化資料解析出來，並提供師團隊作為依據，重建了逍遙園的主要構件與部位。在臺日匠師的交流過程中，我們注意到了日本匠師的年齡層雖然明顯地較年輕化，但是對於工作的專業度與效率卻毫不輕忽，從每位匠師的工具客製化，到施作工法的系統性（順序與層次）與精緻度可以窺見，日本在傳統技藝的傳承上的全面與投入。

四、修復過程的全記錄的啟示

筆者作為參與逍遙園研究與記錄的一員，深深感受到臺灣在文化資產修復的困境與盲點。特別是修復科學的研究資源不足，修復是一門跨領域的學門，舉凡物理化學、材

料科學、工業製造、建築工程等，缺一不可，臺灣在文化資產保存與修復的投入雖然已有相當累積，但是大多數對於「復原」部分偏向於形貌的重建，對於材料的討論與研究甚少，原因頗為複雜，一是通常因為修復預算與工時成本，「修復」的比例經常低於「仿作」（即依原貌新作），在這個大前提下，原材料的研究就顯得不甚重要了。二是修復需要縝密的施工訓練，逍遙園有幸有修復經驗豐富，技術精湛的大木匠師，在保留大量的原材料前提下，逍遙園得以將原始的面貌儘量地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極為珍貴。此外，逍遙園修復過程中，材料、文獻、文物等物件的保存，透過有系統地整理得以成功的結合導覽系統，提升了逍遙園展演的豐富度與歷史感，逍遙園的修復工程也結合了縮時攝影、影片記錄及 3D 雷射點雲掃描等不同技術，在不久的將來會有更生動的展覽內容。

結語

逍遙園的保存自 2008 年開始正式的展開調查，到 2020 年 11 月修復完成重新開幕，歷經超過十二年的時間，是高雄市近年來修復工程經費最高，國際交流最豐富的一個文資保存案例，臺日交流過程中，對於文化資產的修復倫理的堅持，透過材料與工法的真實性考證，與傳統工匠的演示過程，都足以作為往後的文資保存參考，臺日雙方對於逍遙園保存的熱誠與投入，也見證了文資保存無國界的精神。逍遙園的歷史探索，最初在薄弱的文獻之外，有賴許多人物的勾勒與推論，有時只是如浮光掠影般的類線索，有時像石破天驚般的震撼發現，所有參與過的人，在時間與空間的縱橫軸線中游移，成就了今日逍遙園的歷史與空間輪廓，哪怕是個沒有盡頭的研究，逍遙園已經是很多人的生命，很多人的寄託，很多人心結，這就是文化資產的本質，也是文資得以延續的精神。保存過程中多元的公民參與歷程，對於高雄市而言，不僅是修復了一個歷史的場域，還原了城市的空間脈絡，更是凝聚市民意識的一個重要過程，意義確是非凡。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